



○人物補考勝姓侯爵山自周王第十四子叔纘後也武王克商封之於勝

○通鑑金氏曰勝姓之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勝縣有古勝城又曰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

軻致為臣於齊而飯二年孟軻自齊之宋自宋適勝按孟子致為臣於齊飯鄒而即如宋與宋句踐戴不

勝答問則勝世子過宋而

見孟子當在此時自勝而

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

○蒙引或謂天子之子為

太子諸侯之子為世子非

也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

主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

天子諸侯之子通稱矣故

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

○鄭申甫曰稱堯舜者稱

堯舜可為也非是以堯舜

証性善也堯舜所以可為

則以性善也人之性善無

異於堯舜也

渾全や列子注未相齊や

○蔡清曰正韻註非于與

泪借出註回淚而漏出者

泪也然則泪淚二字似有

### 聖集註大全卷之五

####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四章皆言勝事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梁

世子太子也

季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然至善

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

浮沉之意蓋汨者乍出乍入之義不全沒也

○李見羅曰孟子與世子豈一言乎萬語千言約其旨是道性善豈獨語世子即全書所道者皆性善也此孟子宗旨也他章或言情或言才或言知能之良言不同皆所以道性善也學必明宗要知其旨矣

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新安陳氏曰四

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故

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

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解居隘反於用

力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已包孟子後面成鬮等三說之意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

撮其本旨如此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遺改此是

後來不曾改得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節即下同

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

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

而後非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

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說須是如說陰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說性與

與天道取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

是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見

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

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辭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修文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

者實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之性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目下便將來受用○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亦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

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問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室陳氏曰纜識氣質之性即善惡各有所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專說氣質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雲峯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下

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人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歟通考張氏須曰孟子言性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斯言也實傳子思天命謂性之言子思指

○林次崖曰此道字分明是掩性說但一可直說作性只當說作道云云

○徐若泉曰性即道道即性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捨是一個故曰道一要看而已矣三字最有味不是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乃謂性只一個再無兩個也不必他疑若謂無復他

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下理也然則氣質之性孟子所不言乎曰形色天性曰動心忍性曰君子不謂性皆指氣質之性也○吳氏徵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復扶又反夫育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覓蓋恐別有早近

說與疑字不相照  
○問孟子所會道一與莊  
生齊物論何如徐傲曰  
道一者道自然一五子非  
強一之也齊物論者物論  
自然不齊莊子欲強齊之  
也所以不同

孟子大全 卷之三  
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  
聖愚不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深  
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  
求而不知仁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  
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  
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  
子於其去而復來逆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  
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  
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  
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  
○雲峰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  
矣不同性以所稟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  
得性以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  
蓋推本而言根自上爻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

道同此性即同  
此道又何疑焉

○摘訓云成颺之言為  
公發也不可以執吾二字  
為自道

○人物考曰成姓颺名齊  
人博物策會嘗以丈夫自  
期而孟子述其言○公明  
儀魯南武城人也子張門  
人檀弓上子張之後公明  
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造  
于四隅殷士也問孝於魯  
子見祭義

成謂齊景公曰彼矣也我矣夫也吾何畏彼哉願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颺古覓反  
成颺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齊賢人也文王我師也  
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

不當復求他說也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言猶可以自立也絕猶截也書商書說音命篇瞑眩音眩憤古對亂言滕國

○姚本卷曰此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善字若藥不瞑眩二字全是激他奮勵有為

雖小猶足為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定

△云欲為益國專可及丹心不可少九可如下眼毒藥忽及瞑眩不可瘳也

以去上惡而為善也

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鄉耳

弗瞑眩喻臣之言不

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藥

眩之藥以除痰癩之疾且是不可悠悠○蔡氏曰方

信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勉齋黃氏曰

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末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

厲其志○雙峰饒氏曰前面文公再見孟子時是

疑其資稟比下不可以為堯舜故孟子以成闢以下

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

以瞑眩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

足見其有為處○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旬於此而詳

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

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

程子之言指序說之語程子曰孟子有切於聖門不可勝言〇以之言性善也

〇東坡春秋列國指掌圖滕與宋近隣封皆今河南境也鄒去滕近千里今山東境也

〇講述音者孟子嘗與我言二句不可輕看這是不公行三年喪之根本都自過宋一見中來

〇存疑義後國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

〇季彭山曰諸侯之禮未學就儀文隆殺上說是分殊處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理一處親喪自盡盡此  
〇吳無障曰前三年之喪一曰重二禮字後君薨聽於冢宰一段重三哀字故然友反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月居戶以下致其哀也

程子之言信矣

西山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真仁義高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〇新安陳氏曰林氏於下章言喪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〇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魯有初魯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季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文公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初問於季季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季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二代葬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餼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



○通義廉作皮反即粥也  
喪大記曰不能食粥者  
以粟可也。有疾食肉飲酒  
可也。五十不成喪也。所  
不能備謂不致毀木散送  
之屬也。七十惟衰麻在身  
○又曰五十不致毀六十  
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  
酒食肉處於內

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樂進者豈  
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音也。不緝反。曰斬衰。音催。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  
也。麤布也。餼。糜也。喪禮三百。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  
○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  
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  
水飲。室者其貴臣也。衆士謂衆臣妻妾。疏食水飲。士  
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  
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禘而食肉。此古

○氏族大全故孫通秦時  
博士。漢說高帝願徵魯  
諸生共起朝儀。與弟子爲  
綿葛野外習之。拜爲奉常。  
○又曹褒字叔通。父元傳。

今貴賤通行之禮也。采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  
而巳。如田之什一。喪之自天子  
達之類。○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祇上只說  
齊疏之服。餼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  
本原。木本自盡其心。喪禮之木本也。三年齊疏餼粥  
喪禮之太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  
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  
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木本太經之際。則有不可  
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  
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  
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  
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  
之學。而強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  
意之鑿。而已矣。○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  
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慶氏禮為博士。褒傳父業。

博物識古為儒者。漢章帝徵拜博士。條正冠婚吉凶制度。為百二十篇。上之天子。三美為待中。

○焦贛曰。禮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定為三年之喪。連父兄百官亦須服三年。故不欲。

○諸理齊曰。魯先君莫之行。當是魯文公宣公始不行此禮耳。魯先君亦是勝後世之君。但父兄百官不知來歷。誤認為周公之法如此。

○徐徵曰。魯文公禫制未終而思。魯宣公喪未期年而逆文。魯至宣公蓋凡幾世矣。故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法也。

○存疑志言。先祖尚是始祖立法之先祖。不是後來壞法之先祖。蓋法本壞於後人。非作於始初。子孫忍襲之久。誤為始初也。但大註不至此說。不知何也。

宗流派。取此為宗。

孟子大全 卷之五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

莫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

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

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曰。文王之

用公且。且子伯禽封於魯。文王于錯叔綉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然謂二國不行三

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

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

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

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舉

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朱子曰。古宗國如周公兄

國為。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南軒張氏

曰。考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廢也久矣。

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

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

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柢耶。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

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事然友

○黃泰峯曰。蓋世子自謂平日好馳馬試劍。未嘗學

問。本是自家未嘗講求此禮。原未曉得此禮透徹。到

至卒也。父兄百官見我行

至卒也。父兄百官見我行

此喪禮者不以我為是，不滿足他意，故恐其不能盡於大事，言恐不能行得，謂等太禮也。

○通義仁出金氏曰：禮居喪，掩面，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墨，國勝乎？太子死乎？蓋憂戚則色墨而居喪，不肉食，是以深墨也。

復之，鄒問：季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歎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歎

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上聲，歎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

○周禮冢宰注疏，宰者謂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名。○冢，展勇切，或作冢。  
一冢，羊二司徒三宗伯四司，九司秋冠六司冬空。

○李貞卷達說云：五月以下，一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一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正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  
○通義金氏曰：倚廬，以承倚堂，側而苦蓋，以為廬也。天子則加梁楨，謂之梁閣。梁，大程曰：倚廬，倚也，斜

字通也。偃伏也。必偃，謂以上，皆孔子語。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當責之於己，是應前而固，所自求之意。○雙峰饒氏曰：君薨，君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  
然髮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食。

也。依牆而斜之，以為廬，不施楹柱也。

○禮記未作車日，可謂日知一說，可字句應上文不可字，言百官族人不可者，今皆可之也。謂日知謂為知禮。

孟子卷之五

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薨，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

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物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禮節。

○禮記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塊，由悲喪事不言。可謂日知，疑有闕

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

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

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夫公

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

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

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

而學問之方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然行之而遠

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

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

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

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莘手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期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臘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

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遲與而行文以為知禮何耶蓋以為不可行者路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雲峰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具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填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所傳也

滕來公問為國

此章見為國及仁政章

○蘇紫溪曰孟子引豳風之詩非為民之自重其事也言成周之時不緩民事而欲文公之法也七月之詩周公欲成主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則知周之盛時臣之所咨嗟告戒而諷咏於廟堂者惟此民事君之所以咏嘆滂泆而圖維于宵旰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其可以緩之也耶

○蘇紫溪曰孟子引豳風之詩非為民之自重其事也言成周之時不緩民事而欲文公之法也七月之詩周公欲成主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則知周之盛時臣之所咨嗟告戒而諷咏於廟堂者惟此民事君之所以咏嘆滂泆而圖維于宵旰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其可以緩之也耶

來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來公問之慶源輔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軍戰問但此云滕文公問則知是又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一公得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孟子于至滕而來公問之也

季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音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紃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益以來春

○杜靜堂筆記云言外便有况人若豈可緩於農事意

○家引云放始違於道僅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後則益肆矣亦有淺深之別

○徐傲玄曰豈有仁人在而先發公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之地孟子說諸必有一箇根本著實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鹿原曰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又云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禮下則不侮人取民有制則不奪人

將復反始播百穀而不輟為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

功自然如此其西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為國也思過半矣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有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

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

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入廢

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救列反藉平夜反

○鄭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魯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權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

○康濟園曰實對者看其名雖有五畝七畝十畝之殊其實皆是十分而取一○季彭山曰公劉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已謂助為



可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于夫十萬畝之田也川所  
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路之屬可容車三軌以  
達於澮澮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一經界十夫  
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有溝溝有九而皆  
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澮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  
澮橫此鄉遂之木略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  
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  
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每丘  
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澮  
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此畿內采地制井田異於  
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井至一井至一井至一井至  
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以車運屬而言也○  
奉新陰氏焯曰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  
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途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  
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齊整分畫但逐處畫為井

○貢明善曰徹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

○盧未人曰徹者徹也謂通也均也通非通用貢助之謂只是通力合作有通徹之義計畝均分有均徹  
之義助者藉也亦是此法但商人原名為助便以取義周人更名為徹便以徹取義故曰雖魯亦助也

○重為目耕則通力合作  
收則計畝均分此周家之  
徹兼鄉遂之貢與都鄙之  
助皆然也

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朱子曰此亦不

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其  
或但耕則通力而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反之一為常數推

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艾王治岐耕者九

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

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一夫

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分而取其

一益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

有百十二畝半故

本土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畝



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家，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更互也。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夫山林數澤原陵薄鹵之地，薄盡也，薄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一十受田，六十歸田，在野曰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十一也。徹通也。

○徐做汝曰：朱子之疑，似矣。然天下國家多壞極，而有事周之做法，自宜公變之，自前秋壞之，其餘諸國亦無存者。前此而夏商，五子不云乎？堯舜既沒，暴君代，於棄田以為園圃，夏木康之世，已棄田官於不務矣。以此觀之，則夏之夏壤於孔子，值矣。故周不得不助，殷之助壞於紂，故周不得不徹。如殷周之際，疆界尚存，若王豈為是變更哉。

○徐做汝曰：朱子之疑，似矣。然天下國家多壞極，而有事周之做法，自宜公變之，自前秋壞之，其餘諸國亦無存者。前此而夏商，五子不云乎？堯舜既沒，暴君代，於棄田以為園圃，夏木康之世，已棄田官於不務矣。以此觀之，則夏之夏壤於孔子，值矣。故周不得不助，殷之助壞於紂，故周不得不徹。如殷周之際，疆界尚存，若王豈為是變更哉。

均也。藉借也。朱子曰：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而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畝，澮溝池之類，大段是費人力。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

○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看悉。舍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移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滯曲工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眾，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

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濶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方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入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考**仁山金氏曰集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古者田制遂徑溝畛血滄道凡水陸封樹自禹濬畎澮距川以來積世累代而後成若商又變為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為九百畝之井則一時徑遂改易固不甚難而溝畛血滄例須改作大費民力久而不定按古者以平地為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為記而所謂畝又與今小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所謂畝者濶一步長百步古人

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即今種豆麥者作田隣世註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隣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土既足平田但止以田隣為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隣比周一井則十人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於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隣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隣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鄉遂用貢法平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隣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共撥若干隣三代可以例推也○傅氏寅曰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春秋傳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一旅者軍也餘七十六人為軍外之用以詩與春秋觀之丘甸之法其來尚矣但夏貢無公田一夫受田

止五十畝。一成之地百井。甸六十井。五百七十六夫。家受五十畝。為半夫。五百七十六家。受田千二百八十八夫。耳。所餘亦如之。以九等通率。家受萊之夫。則田萊俱取足。於一甸之內。甸外三十六井。其三分去一之法。平成一旅。旅五百人。二十五成。計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七十五成。則三軍矣。猶餘二十五成。以為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間田。及餘夫之田。是方百里。僅可為公侯之國。見夏之制。未設都鄙。明矣。甸五百七十六夫。周悉耕其田。夏則田萊各半。若夏之時。未盡闢。故也。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為有公田。一成百井。甸六十四井。除公田。為五百一十二夫。計五萬一千二百畝。五家十一家。各受七十畝。計三萬五千八百四十畝。家受萊者三十一畝。計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畝。其甸外三十六井。亦三分去一之法也。一同百成。為三軍。二十五成。為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間田。及餘夫之田。殷每國之地。

為都鄙。則有遂矣。國三軍。鄙亦三軍。三郊。三遂也。周既增地。制城。宅田等。亦有餘地。故國中為四軍。五鄙。則三軍。卑。准國中四軍。故曰千乘之國。

○東子凡曰。貢法未嘗不善。雖千以為不善。此時也多取之。而不為虐。亦非君子之言。  
○手觀濤曰。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歲非一加賦也。必欲滿其常數也。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莖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夂。或音普。現反。者非。

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事在利子及孔叢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天子之子公叔氏相友善榮引

○蒙引云狼戾猶狼藉韻府曰言粒米餘多狼藉棄拍於地也戾字亦有顛亂之意

○壅於用反帝從土培也月令糞田疇疏作壅音同

○通義仁山金氏曰駁從自從兮者氣出貌蓋且有眼氣也俗誤作普竟反者非蓋盼字亦從兮而從分謂耳黑白分明也說文亦作辨

○前漢書食貨志上云亡者取倍稱之息注如海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

○息兒于日息東觀漢記此蓋我子息也今人出錢生子亦日息

○鄒暉云折衷云禾重世祿上益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雍於用也盈滿

也盼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

也貸他代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並之以

足取盈之數也種幼子也問貢法犬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朱子曰蘇

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善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味有貢也以貢

為善矣及其既真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

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

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雙峰饒氏曰稱貸而益之加常年五石納管凶年

○息兒于日息東觀漢記此蓋我子息也今人出錢生子亦日息

○借說文還也廣韻報也當也復也增韻酬也

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

董氏辨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孟子與殷助周徹並言又引龍子之說謂莫不善於貢禹貢之法在當世則為善在後世則為弊非法之過也人為之弊耳後世欲賦於民者必先之以唐虞命官之意而後禹貢之法可行得人而用則為弊良不得入而用則為弊

夫世祿滕同行之矣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

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由使之食其公田之人實

○有景曰以教文公之行助法

詩云大田多稼云云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  
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甫干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如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

遂及私由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

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宋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

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并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少好這也是太原本處却不理會細碎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亦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

○玉觀濤曰恒在既制恒

心夏與故設學繼之

○蔡虛齋曰兼舉庠序學校

校聽文公自擇非欲其兼

設此四字以教民也

○與無障曰庠者養也二

句內便隱隱有明倫意在

以其大有關係故三代迭

相沿各取一義以名學

○存疑云序雖以養老為

義序雖以習射為義然所

以教民明倫則同但取一

義以名學耳

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

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入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慶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并由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入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實實便相離○**補考**趙氏惠曰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蒙引云曰校之說以為是為王者師指三代言勝嘗師之王而取法之也

滕國禘

俾淺反

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

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

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宋子曰孟子語滕文公只說有

可以王是亦要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以來舊為諸侯其受

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通義曰山金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字亦作豨傳其子豨豨至不窟迂于戎至今劉遷邠迂邠至古公又迂岐至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故曰其命維新孟子雖引文王之詩而止曰亦以新子之國以滕之編小僅可自新其國而

已又井田乃周室旧制而此云新子之國蓋井法壞日非一旦至此始復其旧乃所以新之也

○通義與均同注音烏亦云聲

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主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葬越二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峰饒氏曰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義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乎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慢是廢法意領氏曰經亦界之字也注制之意

○蒙引云溝水界也塗陸界也封土塹也植種木也○溝植以為水道道塗以通往來土封以辨地畧種植以定分守皆是正經界也

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

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溢之類塗道塗封土塹植種木為界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去聲而彊強得以兼并去聲故井地有不

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

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

蒙山將殆也

壞孔子國云元規曰丁柔土

○集注國曰當時之自養者多太過而所以養下者多不及故以分田制祿告

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慶

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別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汗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繼有慢心便日趨於弊壞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

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詭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

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通考趙氏惠曰公侯田方百里為地一百成三郊一遂國中什一使自賦無公

○鄉疇也新衷云九什字是分田以與野人使養君子而兩一字即是制祿以養君子使治野人也○管真雲舉業真詮曰此上下五節雖各以君子野人分田制祿平說然章旨原為重民事如作義須有抑揚前義各重分田一邊如請野一句題指就分田以給野人講而養君子只略帶方是



深八尺廣八尺云也

田非九夫國中十六成成六十四井以九乘之為五百七十六夫以十六乘上數為九千二百六十六夫野九一而助有公田井八夫野八十四成成六十四井以八乘之為五百十二夫八十四成以八十四乘上數為四萬三千單八夫併國中共二百萬三千二百二十四夫凡起徒役每過家一人則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四人除三萬七千五百人為三軍是為三郊之賦餘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人更以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是為一遂之賦餘三千二百二十四人為軍外之用○袁氏明善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故其賦重於郊外

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朱子曰國中行鄉遂

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甸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鄉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此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二十家方出得土十人徒十人○此等亦難卒撰須以周禮為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言之庶幾可見髮鬣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一自賦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集註以其講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強取其賦於什一之外者矣○仁山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

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  
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失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所以奉祭祀也通考趙氏惠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圭潔也

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集註本此又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此則周禮之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蒙引云圭田五十畝是卿以下皆同也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  
○李彭中曰圭田是卿大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其身則三鼎五鼎不同不得一槩施之且其祿足以供祭何必更與圭田耶但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必有差無永世傳授之理  
○按漢趙岐註圭潔也士田謂之圭所以奉祭祀也朱註本此已儘有理而趙真乃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如與之田似鑿

○存疑曰餘夫則或是都鄙之田或鄉遂十夫之田而四分之為四個二十五畝也

百畝如有第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

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

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私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象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

田制云夫圭田無征○雙峰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間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人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數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通考石山金氏曰上

文經長補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為難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亦自不患於不給以此知戰國之時諸大國若能脩復井田不為園囿宮室汗池以廢地能行王政以聚民則田野不至於不給人衆地大不患於不可以行王政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

○家引云此段本樂言井田之制之有以善乎民也也不可以為井田之效也先王立法之意蓋如此  
○通義程氏復心曰鄉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之鄉死徙無出鄉者死而葬者徙而居者皆不可出其鄉也鄉田同井者同鄉之人則八家同為一井井之中共出入則自相為伴防禦盜賊則自相為助疾病則自相扶持此張子所謂井田救災恤患之事也然此則朝夕風塵自然親睦也此又言助法之益也

○靈澤南門人辨曰死徙二句選鬼說言民有常產無復展轉遷移于外只在鄉田同井之中非死徙能使之說也

**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謹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

志古者建形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夫八家共之二十畝以為廬舍民受田上田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注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磽确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桃水者曰正經界直貫到此節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不正經界如何得有乎死徙無出鄉節由正經界有常業來此一節正所謂正經界者  
○杜靜堂筆記云方里一丁句是說井田形體的大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說井田形體的細目此正所謂雖層亦助者  
○袁養曰所以別野人句最好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與耕而並耕之說不同矣註却

受田如此此士工商家受田五日乃賞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則計口發賦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瓜植於疆畦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子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又曰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歲餘九年食然後公田以爲君王之祿而私田野至德流洽禮樂成焉

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

言君子據野人而言身又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

一爾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是井田形體之制也通袁氏明善曰井田始於黃帝經界如井字後世因號爲井田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上送于官之名九家同井家授五十畝其半以爲菜田助者借也謂借民之力以耕公田不家同井家授七十畝共耕公由七十畝其一井之中除八家所授外餘二百四十畝以爲菜田公田之外餘三十畝以爲菜田及廬舍徹者通也言其通用夏殷貢助之法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即周之所以通用二代之法而爲徹者也野謂近郊

○廬未人曰徹者徹也謂通也均也通非通用貢助之謂只是通力合作有通徹之義言畝均分者均徹之

義助者藉也亦此法但  
商人原名為助便以助取  
義周人更名為徹便以徹  
取義故曰雖月亦助也

○家引云潤柔而不硬也  
厚滑而不澁也

○何南金補注云潤澤謂  
助法之行處之曲當合人  
情宜土俗酌時勢惟倖之  
屬得蒙至治之澤在勝君  
厚加之意而已總包在民  
事不可緩也一旬

之外九一而助者八家同井以其中丁百畝內除二  
十畝為小家慮舍外公田而借民之九共耕之此即  
殷之助法但比殷則每家增多二十畝取國中謂近  
郊之內存一使作賦者九家同井各以其什分之二  
上貢於官此即夏之貢法但比夏則每家增多五十  
畝取其禁田則皆在別井以八等差次分授之孟子  
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事者專指周家  
郊外助法而言也夏殷  
以上其詳已不可知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

之意也或問潤澤之說夔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  
工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  
是硬局子潤潤潤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  
子用

○匡氏曰子張子後字家先傳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去聲  
心處

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察然

備具要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

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

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

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九日之有術期以

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方言  
 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  
 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  
 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欵去聲法法廣儲蓄與學校成禮  
 俗救同與災恤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  
 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  
 度節文不可復扶又考新安陳氏曰喪禮有節文經  
 界之法有制度二者皆廢壞

肩之廣白清之顧

○歐陽云史記第一序曰  
 信命世之先才也此二字  
 不見經傳三國史權女觀  
 曹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  
 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  
 惟在君乎命世二字蓋出  
 於此命世名也言八  
 賢人有名於世也信命也  
 云云次聖之才云

故不可謹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層層於既  
 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  
 矣南軒張氏曰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  
 也太要在分田制禮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  
 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  
 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  
 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  
 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  
 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公  
 之矣○變峰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  
 如何改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  
 洫塗墾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宋子亦嘗疑之王制  
 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  
 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

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闊六尺，有餘兩，傍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當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商君則索性，壞也。補宋氏公遷曰：龍子之言如此，則貢法之不善甚矣，但意其初制未必然，惟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耳。鄉遂用貢法，周亦未嘗廢之。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蓋斟酌損益，推舊為新，貢助兼行，此王制之本略也。先王之法，何為而不可用哉？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宋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宋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闕。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

○神農姓伊祁，名軻，又云名石年，教民始為稼穡，謂之先農，神其農業謂之神農。  
○人物考許行楚人，疾大國時急於農業，作書二十篇托於神農。  
○通義仁山金氏曰：木史公世家指要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集註未及，改又披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託之神農，劉向云：純李悝商君所說，班固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穡之官，播百穀，勤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事，聖王欲使聖臣並耕，詩上之序。

○蒙引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著一為字，便見其言本非神農之言矣。

○蘇業漢曰：許行是一介太言，欺世之徒，彼見孟子言三代之說，為宋公取重，故自倡一說，不自三代而下，百葉好而直曰神農，謂神農之道在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所學在孟子之上，欲以是而竦動人主，竦動天下耳。

○食實職切米也，詩詒凡可食之物曰食，增韻云：穀饌也，又茹也，嚼也。○飲說文糧也，集韻或作餉，亦作食，詩飲之食之，孟子食志論語蔬食節食，增韻又以食食人也，音嗣。

○扣擊也，擗擊也。塵說文二畝半一家之居也，舍曰塵。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穡之官，播百穀，勤耕桑，以足衣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反。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

**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問許行為

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助？宋子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

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矣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為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月令注氣未以木之長六尺六寸辰辰長尺寸中央直者三尺三寸白者二尺二寸

○人物考陳相亦楚人與其弟辛負耒業於陳良為儒者之學後師許行

○虛齋曰未聞道蓋謂耕農之道也

○參考云神農亦嘗有言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夫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夫不績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織人其生食各食其力親耕親織者本謂民間之夫婦不謂人君之並耕也許行著書二十篇以為神農並耕之言則妄矣

○存疑云與民並耕而食正是許行邪說害道處故道畫節節辨之

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身養也惡得賢養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糞殮熟食也朝曰糞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七亂以為

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怪音

于分別必列九三君子野人之法

季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冠曰冠素自

自織之與自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自否於



○原肯云屬陶治屬農夫  
二屬字俱本屬民自養何  
生來治人治於人治天下  
等治字俱本養農而治治  
字生來食人食於公中國  
可得而食俱本並耕而食  
食字生來營業時以下有  
養字俱本勞心字生來  
○蒙引云知陶治與農之  
相屬為不相屬則滕君之不並耕而食養農而治亦未為屬民以自養也可知

耕曰許子以釜餽饗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自食以  
粟易之衣去聲  
釜所以煮餽所以炊饗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會取諸其官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原十誠曰有大人之事  
二句是辨折並耕之大旨  
種粟至此三節皆以小人  
之事不能相兼而折並耕  
○蔡晉江曰且一人之身  
而百工之所為備此因陳  
相所謂百工不可耕且為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下戒械反器釜餽之屬也陶冶為  
餽者治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屬陶冶屬農夫之說  
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屬  
字而明辨以關之○雲峰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  
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  
大人之事以答之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心  
陋不過欲自學之許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  
以淡關音燭舍止也或讀屬音燭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之說而數暢言之也

○存疑云天下之通義這便見得食人者不為厲食於人者不為厲民許行厲民自養之說之為妄也

○福義雅氏復心曰此但言其勞耳若且以一人之身而欲曾為百工之事以足其用則譬如率天下之人奔走於道路而無時休息其可哉

孟子大全 卷之五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

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

孟子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為斂 路謂奔走

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

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

古語而孟子引之也 首有故曰字 知其為古語 君子無小人則饑

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

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

豈必耕且為哉 南軒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

世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為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妨正體卒歸於不可行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禹堯烈山澤

○東了凡曰此下五節又引堯舜來說堯舜之道即神農之道也堯舜不並耕則神農必不並耕矣

○詳述曰舜使禹堯烈山澤

○烈山澤

穴於中而不我避治水之功未可遂施也故欲使甫治水先使草堂火草烈其於山澤而焚之草木既焚禽獸失其所依遂皆匿避遠去而后再得施其治水之功矣

○蒙引云三過其門而不入八年在外三過其家門向不得入見其骨肉之親况服於耕乎

而焚之禽獸逃匿馬疏九河濶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禮反漯他合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

○庫濟曰烈熾其火也焚之者此之也

○葉清曰新安黃文與楚詞註不同楚詞註以為徒是河之本道本道即謂此經流也尚未知孰是

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釜埴為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索曰駒盤曰鬲音隔津新安倪氏曰蔡氏書傳云按爾雅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索七曰駒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索為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為定也通考吳氏程曰曰簡曰索集註與爾雅同而蔡氏則謂爾雅合簡索為一而其一即河之經流殊不可曉以水道攷之九河率在河間路滄州境內今存者尚五六處何得言盡湮入海南皮縣滄亦疏通明有黎河未聞與簡河合集註良是

○通義名山金氏曰濟字當作漑。出王屋山。峯下伏流地中。至孟州溫縣。湧出。二源是。謂漑源入河。復南出。為榮澤。自為一漑。以東北入海。至王莽。未不復南出。而諸儒改之。謂伏流地中。應見不常。今清河行其故道。漑史記禹二渠以殺河流。一謂漑也。故河北行。至今開德府。漑受河。流入海。西漢河徙。併行漑川。其復又徙。而漑亦涸。大

之意。濟漑。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漑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泗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宋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茲。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撥耕事。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通者。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嘴家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九河淪濟。排淮江。而注之海。

舜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取百穀。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教。敷五教。在。寬。

○南東。關。浮曰。聖人之憂民。二句。據。憂民。來。只承。憂。以下。說。重。聖。教。邊。而。帶。稷。養。來。上。節。已。結。雖。欲。耕。得。乎。此。亦。當。繳。本。節。為。是。看。來。此。說。似。或。泥。上。雖。欲。耕。得。乎。分明。緊。接。而。八年。句。說。此。句。別。看。聖。人。字。還是。指。堯。舜。總。結。堯。獨。憂。之。以下。如。本。節。題。就。承。教。養。來。說。亦。不。妨。

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自勞之來。之。其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茲。皆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

○李九我曰。人之有道也。道字。節。五品。人。之。德。下。而。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即  
人字親義序別信即道字  
○講述曰教以人倫至有  
信是合衆以立教之道勞  
之來至王振德是合衆以  
敷教之五

司徒周禮注云效官職上  
自公卿至徒役皆司之

○書傳禮云天叙有典  
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  
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講述云教謂民之用九  
於人倫者則慈而勞之也  
勅謂民之趨向於人倫者  
則引而來之也臣謂立心  
之背乎人倫者則爲邪則  
匡而正之也直謂行事之  
反乎人倫者爲枉則矯而

化后稷官名棄爲之

通考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

士之號后稷各棄者其母有邠氏出野履巨人跡而  
孕及至子以爲不祥而棄之故以棄各說文種曰稼  
斂曰穡○黃氏紹曰洽水之役勢必借行故禹明言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暨蓋蓋無艱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吹滄距川則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夫暨稷播  
艱食則禹固嘗躬耕矣蓋當疏道之餘惟其便宜有  
可播種以爲民食者稷授其方稷與禹未始相離也  
禹過門不入稷獨得從容暇逸于雖謂稷亦過門不  
入也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  
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  
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

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慶源輔氏曰集註

叙即所謂固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

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

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

勅正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

而爲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與如言厚人倫放勅本史臣贊棄之辭孟子

因以爲棄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如者

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

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

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益命粟之辭也

問振德是施惠否朱子曰是然

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慶源輔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輔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撥耕事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人倫以道言指其異於禽獸者明君子當全天命之性以自別於禽獸也憂其近於禽獸者見聖人必明脩道之教以別人於禽獸也言人之生也直則欲人因其生理而順之言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人則欲人因其本心而擴充之皆恐人之不能盡人道也

○鄒晦山折衷上言堯舜之憂民若則舉舜舜則舉益禹稷契便有得人意了但未及顯言至此方發其意見聖人之所以憂民者大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也

疾以不得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

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已之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耶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黃金錄曰。分人二句。用  
個人字。便見人已相對之  
意。規模狹小。為天下句。用  
個天下字。便見萬物同體  
之意。以天下與人。原非細  
事。而曰易者。蓋既得其人。  
便可以天下與他。未難也。  
惟未得而欲為仁。天下以  
求為之。則原難。誠難耳。此  
說甚透徹。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德。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  
所及亦有限。人者對  
已而言。而難久。教之者  
僅口耳。惟若堯之得舜  
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  
大。應惠。教化無窮矣。應惠  
字句。此所以為仁也。仁字可包  
惠字忠字。  
○慶源輔氏曰。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  
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  
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  
得禹。皋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而俾其恩惠極於廣

○兩箇惟字。論語作唯。集  
註唯猶獨也。  
○吳無障曰。當時孔子說  
大哉堯君哉。舜本無不用  
於耕意。孟子將無作有。正  
其文章。妙訣。○豈無所用  
心。只空空說其用心。於得  
人意自隱然。在亦不用於  
耕內。

○牛春宇曰。務其大者。其  
小者自無不舉。耕不必出  
於已。而利出於已者大也。  
○用齋主意云。用心。即  
所謂憂也。亦即勞心之說  
也。大人勞心之事。此處發  
揮殆盡。

太。繼吾身之所存。而俾教化推  
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  
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  
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  
洛也。新安  
陳氏  
曰。亦不用於耕。取至此三。提授耕字。以照應收結。瑞  
可耕。且為與。下句不特辨闡明白。痛快。文法亦照應  
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  
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

○講述曰。用夏變夷言用  
我諸夏禮義之教變化夷  
狄之人使從吾教也。說用  
夏自變其夷如陳良之謂  
非是。蓋首有吾聞字。則二  
句當是成語。勿因陳良而  
強解首矣。

夏犬也以善福殷富天下  
為天也

○哀了九日門人慕有若  
只在口行氣象上觀曾子  
信夫子直就心体上說以  
此相形便見曾子之不可  
及  
○存疑曰。三子思慕之心  
如後世丁蘭刻木之類耳  
○江漢水多而濯之潔無  
下點汚也。秋自燥烈而暴  
乏乾無些濕氣也在聖人  
則是一疵不存萬理明盡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

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則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於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繆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彌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曠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果。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

○禮記曰如漢秋陽之喻  
曾子蓋甚言未子道德盛  
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  
之狀而講象山之學者又  
往往襲此以證精神之說  
恐亦肯亦不如此在學者  
詳之

三年古者為去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

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  
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  
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都濫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反也場冢上之

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

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問鄭讀為問喪去

聲謂仕失位去國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曰是莊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  
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  
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  
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二年而不成桓司馬

宋向文之孫名黼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  
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

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于何

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都魯邑名孔子嘗

為之室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同寇將之荆將應聘於楚蓋

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趙氏惠曰孔子

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故集註謂蓋其言行氣象

有似之者築室於場冢上祭祀壇場孔子葬魯城北

泗上去城十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二步  
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又六尺冢塋中樹

○存疑曰註明著光輝潔自通是就道德上說

○蔡虛齋曰非先王之道此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

○缺一名伯勞一名博勞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義陰氣為飛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故以音名

○通義金氏曰博勞食母之惡鳥

○據訓云上一句不指陳良只依詩以鳥言下句借詩言而反多方指陳相說謂陳良之學猶若水也行之學猶幽谷也今也下喬木而入幽谷友鳥之不如矣

我西秋北信章從君桓之伐楚衣以此義

○徐徵曰首言說周公仲尼之道而背者節與仲尼相應節與周公相應且許子楚人陳良用夏變夷即是楚產周公荆舒是楚亦是楚此文字中之一奇也

○李彭山曰鷹我本用公事孟子兩言及之說者

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弟子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榮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仿也

會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巢於喬木而入於幽谷

曾頌曰我秋是鷹荆舒是鷹周公方且鷹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曾頌闕宮之篇也鷹擊也荆楚本號也錄國名近楚者也

也按今此詩為魯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鳥鳴嚶嚶

幽谷遷于喬木新安陳氏曰鷹陳相由高趨

者也按今此詩為魯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以為事本信公似誤

○袁子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于庶民。乃齊人也。至此又欲齊物。矣。然聖人齊物之理。而不齊物之形。以理一而分殊也。許行欲齊物之形。則失其理矣。故下五字。就分殊處闡之。

孟子大全 卷之三  
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絕則徒管反。○新安陳

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甲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屨大小同。則買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辨辨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

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以此。精粗美惡。則無

白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此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峰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其耕相似。便是齊物。則斗折衡而民不棄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

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為之

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莖音師。

○集解曰。履大小同。則買相若。是許子猶知有大小也。巨屨與小屨同買。只假借言之。以明精粗美惡之難混耳。獨言履者。緣許

行是箇相履的人業在其  
中所算身親較量其賈故  
就其明者通之

○蒙引云此巨小與上文  
履大小者不同此巨履小  
履設言當精粗美惡說言  
巨履與小履同價則人豈  
肯為其大者哉論物若不  
論美惡美者與惡者同價  
則人又豈肯為其美者哉

又山綺反比必  
二反惡平聲

倍十倍也徒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此次也孟

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精實也

之實自然之理即所謂物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

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

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

取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

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  
齊之私意橫至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  
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

○盧未人曰夷子不來是  
孟子命夷子不必自來也

此章斥異端正道

○墨者夷子因徐辟而求見墨者事曰吾固願見今

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也

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雲峰胡氏曰許行

與民並耕之說是

一云天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  
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  
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

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  
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耳闢其假託神農之言吾  
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  
下陳相力之遁辭故又

闢其市價不貳之說



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下點明處也。

○孝慈宜切廣韻次也。

施由親始。上三本之知。下何。差別。上三本之推。下何。差別。上三本之推。下何。差別。

○孝疑云。這本是本乎天者。親上之本物之所從出。處便是本也。人。有。一箇父母。更無兩箇。故曰一本。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同。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同。音。蒲。匍。蒲。北。反。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

隣之赤子。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二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同。音。蒲。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蓋欲援儒而入於墨。慶源輔氏曰。東子蓋以儒者

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

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

於儒。新安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

始。一。句。髮。髻。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以。釋。已。所。以。厚

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新安陳氏曰。理屈詞窮。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隣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

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

○徐鴻洲曰：曰鄰之子而不言，天下人之子則於已稍近，曰兄之子而不言，已之子則於已稍疏。然猶必有差等，何況吾親之與他人，要知孟子立言，斷然然他

孟子大全 卷之五  
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自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非為愛凡人之赤子，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已之子者，蓋兄弟之子與已之子無異也。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東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一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問：愛無差等，東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

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牾，信乎其遁而窮矣。宋子曰：夷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一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取。此是緊要處，當著眼自。○施由親始，一句，乃是東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求愛親，是甚道理。○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東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東子所以一本。○真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本有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一本，蓋千萬本也。○問：東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

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目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詎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下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疎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慶峰饒氏曰夷子引若保赤子來證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解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

大小次第一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識以為愛無差等○雲峰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擇之蓋繼謂之使便似溲於人為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益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椁也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蠱種而掩之掩

○李九我曰上世事大都夏禮若禮度兩蓋字俱想為如此之詞○所謂非惡其聲而然之意○兼禮廉曰下說謂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乃為己見而然也其所見者己之



親也惟至親故然也○中

心達於面目正為吾親也

一本之理豈不尤灼哉

○衍明云必有道言必從厚也

○字義有辨而無辨恐通

辨歟辨需稅切說文云秦

晉謂之辨楚謂之駁荀子

云驢駁而駁聚焉

孟子大全

卷之五

四十七

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播其親亦必有道矣蚘音丙

反泚七禮反晚音詣為去聲藥方追反極方知反

因東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蚘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蠅音姑音也噉攢音祖官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

汗出之貌晚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

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入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

○此他人處家則則有二義路人見之者也又他人之親也

○吳氏程巨譽音余車也

兩羊對舉也

稟盛土籠也

程月馬法周輜葦載程

程插也又云鐵

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盧紅也槨

土舉音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其親之尸此葬埋之

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

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慶源輔氏

曰此又孟子略其道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吝已處深明

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

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

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峰饒氏曰厚葬其親發

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東子求見孟子之萌芽

孟子大全

卷之五

四十八

○徐傲曰：目人心誰不識，痛痒教人從腦門上著鍼，則雖風麻之人亦遍体皆甦矣。此東之所以憮然也。  
○蒙引云：東子憮然，茫然自失，蓋於吾心有戚戚焉。

孟子就舉一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一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直所不安，却掩之葬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佳。

徐子以告東子，東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

言東子已教我矣。

朱子曰：之字，東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

蓋因其本心

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入而彼

之惑易解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易納約自牖之義。雲峰胡氏

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乃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初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五終

孟子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七章言出處 之道 二章言仁政 一章言異端 此章見孟子字之義成

季集註太卷之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七章言出處 之道 二章言仁政 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君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則 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君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尺直伸也八尺曰

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

者小所伸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謂屈已為小土霸為

○集註曰宜若小然然 卷解作小節愚意不見諸 係陳代以為若自小耳然 所屈者小所伸者大即 枉尺之意今一見三句 即直尋之謂也 諸書 孔明自語不求諸達於諸 侯深得孟子意 ○姚承菴曰陳代意欲直 上意於濟世非若后世貪 慕富貴之為但于枉已直 人如得欠分曉故孟子詳

辨其不可枉而終身之曰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  
溫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  
者也

○家語正論解篇孔子在  
齊齊侯魯公出田左傳齊  
侯田于湖招虞人以旌不  
進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  
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旂  
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  
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  
不如守官君子雖之難是  
也

○蒙引云肅長怒深而大  
怒谷之受承者○愚意不  
忘是活句  
○羅大經說不志山林引  
前小拜指之日題詩摩鹿  
曰霜松雪竹鍾山寺後老  
飯款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  
故舍則留不合其排袖便去  
更無約絆山本云佩玉  
而心若樞木立朝而意在  
東山亦此意也

祭氏云以上二字統未句說  
去

○履齋曰此便見得枉尺  
直尋之言不是正當說然  
猶是故有直尋之利說至

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  
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

季曰音齊某公用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未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  
皮冠

自置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  
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元首也志士固窮

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  
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

言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  
豈可不待其招而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告之以  
不可往見之意梁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  
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  
人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  
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  
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  
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  
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隳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  
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  
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未于取之

其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未皮則又被去了利字。謂  
决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  
皆是正其所稱枉尺直尋  
之非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利之  
一字不可啓漸不可長。  
一以利而枉小其弊必至  
於以利而枉大孟子此語  
亦是版本差誤。

利亦可為與夫音扶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

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宋

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

下之具矣更說燕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入天

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趨

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知

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有一計利之心則

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天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

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

以極其流而高之

昔者趙簡子使車與嬖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乘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

後得一朝而獲十禽嬖乘反命曰天下之卑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輕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墮一聲女音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也王良善御者也嬖乘簡

○通義曰謂六卿趙氏最長故世稱趙趙簡子趙盾之孫而其子則曰無恤是為趙襄子孔子將  
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黃鸝鳴憤聲垂之殺遂不濟河而返然則簡子蓋善忠良悅嬖悍者故王良終不為  
之也

○王良字子期亦晉大夫  
善御尤方數之子一名郵  
無郵又名郵無正又名郵

良  
○通義仁山金氏曰王良  
善御焉者趙簡子之御也  
左傳作郵良一名無恤天

駟星方有王良星其占王  
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  
良善御故自謂王良古

之善御者御驅道之車則  
披鑿使射者中禽之左也  
以達右鵬是為上殺以供

祭祀所謂逐禽左也嬖乘  
小人但欲苟中不以會左  
為上殺故用逐左之詭而

不中詭隨而過會則中此  
小人心術不正苟且求中  
者也

孟子卷之六

○蒙引云：強獲奚乘御在  
王射，射在勞獲。○強者，王  
其可老獲美也。○謂王其  
簡于語之也。

○又曰：詭獲會疑設機，  
取捷不循馳道也。能氏之  
說未曉。○分明謂之詭遇，  
全是不意而取之，不射  
宿之意，全荒矣。  
詩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

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之再乘也。疆而後  
可變矣。不宜疆之而後官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  
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與不善  
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也。詩小  
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  
皆中而力今變矣不能也。賈齊也。朱子曰：詭遇是做  
人不敢做底。○雙峰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  
迎而射之。此禽獸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  
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  
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

○蒙引云：御者且蓋與射  
者比亦是不肯枉尺而直  
尋者。○枉尺者未有能直  
入者也。枉尺無直尋之理。

御者且蓋與射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乎過矣枉尺者未有能直入者也。  
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  
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  
意後引王良明不  
可枉尺直尋之意。  
比必  
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爾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  
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  
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  
者要當以此志而後可以守身。○或曰：居今之世  
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

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為聖賢。○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讒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吾末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為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

○正義云：公孫衍號為犀首，為魏王之孫，故曰公孫。按史記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史記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常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蔡虛齋曰：通鑑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魏，魏與失伐，趙以敗從約。

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我戒枉，爭直尺而猶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一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兵，猶火之熄滅，以故也。

○有疑云其游說諸侯使相攻伐全是因時君之所欲而導之使如妾婦之順從其夫也

○通雅朱氏程曰內加字蓋以父母家為外家

○小學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自立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

○杜靜菴筆記云居立行都有心身兩意在內不必分屬心身事

○袁子凡曰居廣居三句純任德性都就心上說心無微小而八荒一聞謂之居廣居心無偏倚而模範卓然謂之真正位心無邪僻而坦坦正路謂之行大道註以廣居為仁正位為禮大道為義乃是題外補意非正訓也

○存疑曰貴不期驕言而不可期後游也安斯遊移也雖渴實獲吾不濡焉屈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馬於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

歸也去于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

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

事也雙峰饒氏曰儀行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

卑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得

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

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

天下之厲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宋子曰此心廓然無

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二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說，立字就身上說，行字就施為上說。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說，朱子廣居一句極重，行者之心以不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內，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知矣。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義之道。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羅氏曰：富貴則求得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獲震懼，故多挫攝其志氣。○何叔直曰：昭武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反。天下不復。反。扶又兒

○通義仁山金氏曰：何叔直名錫昭，武人，自其父兄受程氏學於東平馬公伸，而叔直又從朱子學官至潭州善化，令沐上而卒。朱子錄其墓。

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能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衍儀之以睚眦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

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能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彜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衍儀之以睚眦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

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  
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  
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  
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捍  
搆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行  
與嚴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弼違為義不當徇其  
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  
為以進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  
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  
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  
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  
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已也不  
能淫不能移此不能為不能移此屈此也此  
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已而外物舉不  
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峰胡氏曰  
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

○李滄溟曰據傳所載孔  
子云云當是先有位而后  
失位時三月無君則思亦  
是已仕而失位者已仕而  
失位尚且思之而思則未  
在豈不為世用也乎只  
自家憂戚不憂意非他人  
憂之也即不以參乎此句  
可觀見

之氣哉通考宋氏公遷曰中庸故君子和而不流至  
章末與此一節言節操通以立身之道言之亦曰平  
居自守之節餘如孟子論柳下惠之介亦是此類但  
君子大丈夫是學問之力下惠之可稱者只是資質  
之美未必義  
理之純全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華乎傳曰孔子三月

無君則皇如也出疆必載贄前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贊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如

弗得之意記曰皇皇焉如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贄

五十一

所執以見久者如士則執雉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藝以等諸侯

孤執鴈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擊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鶩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應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節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鶩取其守時而動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

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爲爭

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

上此通考雙峰饒氏曰丁年有四時

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此丁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

聖法今按地集注所引禮則以禮記祭義為大概而以周禮甸師與恒十四年俗與之文補其不足也

○講述曰七無田不祭謂不仕則不得公田之義也

或曰無田則春春者春春非夏春麥秋春黍冬春稻既無田矣何稻可春蒙引曰祭必備諸品菴只取一物之新其事簡雖無田可以質易

○不敢以實是心不自安勿作神不自安

○應劭曰藉者帝王典籍之常鄭玄曰藉之言借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實亦不足爭乎

禮曰諸侯為籍秦昔借反百畝冕而青紘音宏躬秉耒以耕

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記祭義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也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音成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籍以時入之

五之六

務農也。廬植曰：藉，耕也。左

傳：邠人藉稻，故知藉為耕。

前漢文紀：開藉田，薛瓚曰：

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

假借為藉。藉，謂蹈藉也。師

古曰：藉，說是。宜王不藉，千

畝則知藉非假借明矣。又

魯語：藉田，以力註稅也。

○陳氏曰：公桑，公家之桑

也。蚕室，蚕之室也。三宮

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

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

之六宮也。

○通義：采氏程曰：副，夫人

首飾，副之言覆也。覆，夫人

祭服，與鞞同。亦推，雉五色

備，曰鞞。夫人至受之，句絕

亦作鞞。

○本氏曰：夫人之纁，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

○通義：東漢陳氏曰：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漉之。每漉，則以手振出其繭，故云纁三盆，手也。漉於盆，反於盆，及漉，漉也。

孟子大全 卷之六

以其齊盛，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庶人終年，故籍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

而使庶人耘，羊終之，齊盛祭祀所用，穀也。祭稷也。穀

以稷為長，在籍曰盛。○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

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二

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

也。宗廟之禮，君親。

割，夫人親春之。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反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音受之，纁三盆，手

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音芬。文章，周禮冬

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

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纁，而服以祀

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

先王先公，凡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幘，下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太助奉春朝

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春種浴於川，桑於公

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

溼，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

此所以奉為君服，與平聲。遂，副禕而受之。副，禕正后

之服，因少室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三盆，手

者三盆也。凡纁，每漉，水總以手振之，以出繭也。遂布

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玄黃之，以

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纁，以組為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

固冕於首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

之衣，猶王之袞衣。二者皆王后之服，此言諸侯之夫

人者，禮記注謂審二王之後與。○吳氏程曰：副，編髮

為之，所以覆首為飾。禕，鞞同。刻，繒為之，形而采畫

之，綴於衣也。○趙氏德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六服

之，禕衣其一，其色玄。追師掌王后首服為副，夏后氏官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音者華魏趙

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舍上聲。均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形旬首篇任國謂君子游宮之國實意以

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始亦

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

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

忘義也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

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在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徐傲張曰以傳食此是  
驛傳之傳如史記所謂甲  
樓乘傳至洛陽者也

○此見夫有及人  
聲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窺隙而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仕者不循天理  
之正不俟入君之招屈已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為  
聖賢之學皆賤之有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  
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  
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未  
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  
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  
子是從出仕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向其道兩句  
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素隱者之  
不在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  
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  
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不字  
集註字字句句精審  
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蒙引傳張恣反曰韻云釋通釋馬也又曰通續祿食也當從後註

○講述曰子以為太與下文不互相呼應孟子曰子以為太乎彭更曰不以為太也一說謂子以我為太乎則否字便應不轉

○通義而食註如字之食求食同

○通義仁山金氏曰梓人為器用者如考工記有為飲器者皆為梓之類今俗所謂小木匠人為官室車馬考工記建國管風為辨血之類今俗所謂大木者○周人尚輿一語而工聚焉者車為多矣車自輪始輪人為輪專石圓曲輿人專治有方而終聚上○拙講云先王之遺即上章卷續往開來宜申說專是得食輿即不得食也

孟子大全 卷之六

不以泰乎乎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雖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乎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通考冥氏程曰直戀反合正其音更作張戀反與傳車之傳同毛晃收入牲戀反內訓通殊附會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為泰為泰

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

曰否王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

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暗指孟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資音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尤可以傳之來世此

孟子大全 卷之六

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五高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通考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  
安居輪人作車輿以利載  
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

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嗣下同

孟子言身我而言固不求食身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藁音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

○兼准曰曰食志此則彭更華拘之詞也初聞謂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是主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動處被却迂之於食志此所終見破於孟子理到之言也

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也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墁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

功則以空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

義者矣雙峰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說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稱見尊禮養其

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

今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使之

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

○合制曰毀瓦是破壞其瓦畫墁則污壞其飾  
○存疑云毀瓦二句只是無功有害而欲求食爾若謂其求食則不違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違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曰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戰國策曰宋王之時有產生於城一區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戰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連成故射天宮地斬社稷而焚滅之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

南敗魏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生而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湯使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聚其

○湯使亳者三節言葛伯有可征之罪而湯為手民伐罪之師

○蒙引云要攔截也食便飯也黍稷須為飯者未熟

者也。食指孰者。

○通義朱氏程曰按南有

一皆非湯所都此蓋維州

考城縣

○葛羅姓國今歸德府寧

陵縣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餽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餽成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故縱無道不祀先祖也。葛

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餽亦饋也。書曰書仲

虺許偉之誥也。仇餽言與餽者為仇也。宋子曰書所

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講述云匹夫匹婦一說作童子父母為其父母復予之仇也。一說只作童子。童子丁个人復仇也。下說較是。

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年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帝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求其民如時雨

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年征所征十一國也。通考趙氏惠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

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不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夏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

○又曰十一年征葛亦在丙東面至望雨是湯師未征之前飯而王雨降大悅是湯師既征之後後我后是証前段后来無罰是証後段湯之行王政全在爾爾包引書正明民望民悅之意



○揚疆張光是有韻者

○周書秦誓曰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  
用張于湯有光

○別釋云曰爲匹夫匹婦  
復仇日不止不變且誅君  
再言其首是湯行王政處日  
殺士方日救民水火日取  
其殘首是王行王政處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大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  
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太比於湯  
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  
曰此武王行王  
政而王之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爲君齊趙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安○尹氏

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

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

不自疆但以疆大爲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  
於已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  
已○問趙氏註修德無小暴慢無疆見補之曰修德  
無小能修德則小可大暴慢無疆遇修德則疆必弱

○季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

○按趙岐註云此章言自

善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  
自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  
藤中木扶自直之類也意  
亦本居則河戴註而推類

○人物考載不勝薛居州  
 齊宋臣也。時宋王醜酒淫  
 色。群臣諫者輒射之。凡在  
 左右者皆設伎容悅之人。  
 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  
 惡。惟善士為能之。予善  
 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  
 曰。予不聞平君猶素也。臣  
 猶素也。桑於青則青。染於  
 黃則黃。豈白砥在泥將染  
 而黑矣。予其奈何哉。  
 ○蒙引云。味謂字及使之  
 字。疑居州是不勝所引拔也。

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曰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吾獄之間數年雖  
 且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  
 語也吾獄齊律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  
 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  
 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  
 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知其身如正君何  
 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也尚何望焉○  
 慶源輔氏曰古之太臣欲正其君者豈徒取辨於一  
 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苟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  
 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  
 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豈獨欲  
 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峰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  
 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行去  
 閔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  
 不能行王政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學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見

不為臣謂未往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

欲見此二人而一人不宜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

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三君屈已求

○段干木事又出曰氏春秋學于卜子夏晉之墨偕也  
○下柳閉門不納出說苑餘已見公孫丑下篇  
○後漢范曄論子貢曰寧受千金不失寸心昔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肯必有所屈也亦有所伸矣  
○衍明云段干木泄柳古之不見諸侯人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因說孔子不為已甚者  
○說牛春字價言曰迫字宜連已甚讀謂是皆已甚迫切故斯可以見矣非怪于子之不寬為臣也况以已甚作一句迫字作一句亦破碎不成文法按近說亦取此說謂謂只依舊說為是

一事見命吾陽貨多師

○衰了凡曰貨惠無禮惠無交際往來之禮非禮物也註畏入以已為無禮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則誠恭為禮矣若陽貨有禮而孔子无物以答之可乎

○在者此古之義吳無障目矚而饋不可謂非禮也饋而往不可謂非見但味豈得字亦自有沒奈何處蓋本不欲見而以禮故不得不然無非為禮屈也  
○拙講云此重往見上不重矚下真謂之豈得者是本不欲見而不答不見之

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未得受於其

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豈得不見見欲

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所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也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

家對使去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

○徐君長初問云病于夏  
 睡者是勞於心蔽於外者  
 是難掩於色二子之言說  
 盡小人阿附者答之態

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  
 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  
 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雖小人素弊不可矜貨既先  
 來加禮於已則已為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  
 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  
 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  
 往答其禮禮也不  
 欲見其人義也

曾子曰魯有誼笑病于夏畦于路皆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魯虐業反  
 赧奴簡反

○婢音聳動也。婢體者竦縮其身。強笑者強容而笑。

○蒙引云。大註曾肩輿體非謂曾為奴肩為體也。此是會意解人。婢體則曾肩輿矣。曾腋下也。肩在背之上。兩邊脊在下。肩在上。二者為一體。

○牛春宇曰。君子之所養。就隱然自負說。如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一側看者。曾子于路。君子素所傾心。何待觀此。可知其養。

曾子曰魯有誼笑病于夏畦于路皆未同而言觀其色  
 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魯虐業反  
 赧奴簡反

曾肩輿音聳體音聳誼音聳笑音聳強音聳下音聳同音聳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  
 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  
 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各言非已所知其惡去聲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南軒張氏曰若  
 見是苟賤以求合與魯有誼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  
 ○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  
 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  
 向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已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

○兼承卷曰通章俱重不  
見意見主君子之所養自  
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  
及之說

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然亦是學力所就也。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音烏賤而可

取注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

絕物太柔則至于喪已于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

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糞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

異矣拜之必矜其心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

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高二子之所行以明其

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

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

而已○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

毫釐則失之矣于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

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

之中止者故淪於污賤而可取此君子之行已所以

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汚賤之

取取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為猖者也○

雙峰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

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強

與之言益物不可以苟合○雲峰胡氏曰王尚志傷

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

高淪於污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聖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音之稅也已止也

爭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

○鶴林正露云新生草  
也一年草生一春故以故  
為年



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避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從義也如飢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此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于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

不務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總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宵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

朱氏公遷曰請年饑用不足章什一夫關市之征章及此章言賦稅皆因其過而以中道矯之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子曰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論逆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二句是一章大意一治一亂正是不得已之故然治亂並言意重亂一也

○序疑云天下治亂本乎人事氣化故註兼言之反覆相氣化人事俱有○通義仁山金氏曰氣化

有盛則必有衰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挽氣以亂治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者乃善制亂之主蓋帝者治天下泰和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則必衰然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為洪水積流是亦一變矣惟帝幸善於制亂所以亂變而不害其為治也

○蔡九經曰淨水雖在堯時然舜既繼位善猶未息故帝以為天警慎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  
○家引云下者為巢下地卑濕故架木為巢以居上者為管窠以其地高燥故可穴居

○中書宇日警李二字便疑千全自任之道轉旋挽回治的源頭執軸至賢相承俱是此心

尋理之常也

徽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有為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定往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取  
○雲峰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  
○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議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庶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變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壅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管窠書曰淨水警余淨水者渠水也音淨

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發溢也下下地也上高

地也管窠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淨水淨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雲峰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淨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戒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填水由地

○謹法謂掘地二句是禹功處水由地中行二句是成功處

○淨有降開洪鉅四音若淨瀾則只宜音開  
淨水不連道洞疾流也

○康濟曰禹之一治以不  
事挽回氣化也不必如輔  
氏云氣化人事相參若雨  
同時豈今日氣衰明白氣  
成

○鄒嶧山折衷云暴君至  
又作言入之為害國圖一  
句言物之為害但和說句  
從暴君來國圖一句從壞官室來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魚反

掘地掘去上聲壅塞也滋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

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震

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  
相為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敏氣盛則正氣衰正氣  
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  
○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  
之此禹之不得  
已於有為者也

非辨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汚池民

○蒙引云不及桀之亂湯  
之治者姑舉其尤大者耳

○通義仁山金山曰大康  
者禹之孫盤遊無度為  
所誹保遷南夏孔甲桀十七世  
世祖國語帝甲亂之十七世  
而頑顧矣即桀也商武乙  
者武乙之孫遊獵射天暴  
雷震死

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滹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

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

化人事相參者也自堯  
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  
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  
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  
犀象之害也○夔峰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蒙引曰討則誅矣伐者  
至三年之久乃得其君而  
誅之

○諱亦曰諱紂二字是檢  
冒伐者至五十以紂之党  
與言與周約一旬以紂同  
固之所蒙言

○申瑀泉曜淵云諱烈所  
包甚廣輔氏謂禮樂刑政  
云云蓋不止蕩亂一節

○孔穎達曰文王始諱造  
亂故美其謀武王功成業  
就故美其業

○盧求人曰正是正大無  
私無缺是完備無欠

○蕞蕞之事詳於史記秦  
紀乃秦之祖也以作不克於紂之時與子吳

甲宅也。暴行通上上下下而音必有邪  
說糊塗了。簡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成以正無

缺相去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

說文求檢反註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

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紂乃秦之祖也以作不克於紂之時與子吳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

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迪夫後人者莫非正大

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蓋正可為也

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

之儀與至誠無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

用厚出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憲之法無一

之或廢天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李貞菴達說云上又作  
應暴君向來此有作應上  
文一治來

○李貞菴達說云上又作  
應暴君向來此有作應上  
文一治來

○李貞菴達說云上又作  
應暴君向來此有作應上  
文一治來

公云孔子懼世衰道微  
邪暴有作作春秋此皆  
成邪暴之後大懼具  
見春秋大全才一

○存疑云惟春秋為天子  
之事所以知人者以是罪  
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  
功也罪之者以其借也

○通義金氏曰胡安國蓋  
文定因鄭義之問程子之  
學及事游楊謝三君以得  
程子之旨後以春秋待講  
奉教作傳此假傳序也

○袁黃曰胡傳原不得春秋之意朱子引之為知微未至為下不倍是仲尼心事乃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  
權則孔子先有罪察其作春秋是因魯史以明三子之法猶爾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武王以撥亂其所行  
者皆天子之事而實未嘗借其權也必我易解非說者非仲尼真有罪也誅亂臣則亂臣懼而以誅之者為  
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為非一治而何

○徐敏叔曰有天道有王法道有是非法有賞罰以道而是非天下天子為之匹夫亦得為之以法而賞罰  
天下惟天子得為之匹夫  
不得與焉孔子以天道是  
非之公而是非乎春秋之  
事是者固所當賞而孔子  
未嘗賞之非者固所當罰  
而孔子未嘗罰之又何有  
於借哉孟子但曰春秋天  
子之事未嘗曰天子之權  
也事與權亦當有辨然則  
孔子作春秋亦行其事耳  
即如上序人為此亦天子  
所不禁非以借與爾曲  
為之解也

二生

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  
者有之文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  
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  
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  
入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  
又甚於前自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

胡氏名安國字  
康侯建安人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

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新安倪氏曰  
書皇陶謨篇

云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  
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高天子治不  
下之惠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  
而為後世法也○惇典之傳集  
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  
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  
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程曰  
以慮後世而知聖人者君子也故執其存天理遏人  
欲以託南面而罪聖人者小人也故威其不得肆欲  
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

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

○蒙引云此一治氣乎人  
事也雖氣化不應而人事  
自有功

孟子卷之六

秋幸我舉其統體言  
孟子即其一專言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緣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宋子曰非詭當時便一治

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

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

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

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其微詞與義使

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

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

有所懼而不敢犯耳

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  
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

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

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發所敗皆是

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

矣

○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

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

治也萬世之治也

○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與治

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

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

也

○宋氏公遷曰思無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及

此節總論一經之旨孔子之論詩是欲人知其要蓋

子之論春秋是欲人知其義王者迹熄之意是明孔

子作春秋之法世衰道微一節是明孔子作春秋之

本意

○又如孟子春秋無義戰之云亦總論一經之

旨是又專主征

伐而言者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揚朱之事見莊子列子

○墨翟之事見呂氏春秋

及鄒陽書說苑等書又有

墨子十六卷九六十一篇

○人物考揚子名朱老子弟子也。墨子名翟宋人。容齋隨筆曰孟子曰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右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會子問揚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會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曰雁。會子出語孟孫陽曰有假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國子為之乎。會子默然。揚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絲萬分中之一物奈何擊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

孟子卷之六  
愛是無父也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楚宜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君。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形句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

雲峰胡氏曰且不也則曰。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橫議不正則曰邪說。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降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宋子曰楊墨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揚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先救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己。列子云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

○蒙引云孔子之道理一分殊而已。作其理一故義不至於為我。惟其分殊故仁不至於兼愛。

下自治矣。○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  
 慈得一個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缺則已。  
 難矣。想他之所以養父母者。裨衣糲食。必不能堪。  
 蓋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疎。其孝不周。至非無父。  
 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  
 想得是個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  
 宰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  
 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  
 命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十七。俵俵然  
 必至于大亂。而後已。非聖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  
 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  
 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  
 武帝事佛。至于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  
 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  
 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于  
 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

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  
 視弑父與君而寡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  
 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  
 無君。安於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  
 明儀所謂聖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  
 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  
 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  
 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  
 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取其  
 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于充盛。塞人心  
 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  
 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况能擴充之。以全  
 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  
 改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疎之間。無所不愛。故其迹  
 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



不薄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峰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將相食矣通旨朱氏公遷曰聖賢闢之以義孟子之時楊墨二家最為害道其次則有兵家農家縱橫家父貨殖之徒各專一業以聾聵天下太抵惑人心者莫如兼愛為我快君心者莫如強兵富國而皆足以重斯世之禍也故深歸

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楊墨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養氣章諸作于其心害於其政作于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先說事而後說政彼從大而小此由微而著也○徐敞結原旨云曰聖人復起不易言且見得聖人必不以今日之言為盡盡之辨常人安得以好辨易之

易言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驢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雙峰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是害於其政了

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

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峰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程子曰楊墨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

○鳳來人曰此一治不可作孟子自負致治只云楊墨害人必欲此一大亂其氣化人事之厄比篡弒尤甚故我之聞聖道距楊墨亦欲撥亂以反之治庶幾黨人事而氣化可扶也便是一治意也

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之異端言蓋楊

氏力疾夫聲為下同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

易夫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聲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

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孟子

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

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

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肩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足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勸得人處○雙峰饒

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

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

了補○仁山金氏曰佛氏寂滅類獨而禪定立脫之說過之慈悲普施類墨而平等無生之說過之蓋兼

無父無君之教而資率獸食人之禍者所以其害為尤甚○楊氏負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與子道絕又

曰無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愚按二程子闢佛老之說凡五十餘條而

其要則曰佛有髮而僧復毀形佛有妻子舍之而僧絕其類其二則曰釋氏謂既明此理而又執持是理

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既明此理天何復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又曰釋

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它不父其父  
不母其母皆逃去固可也至于世則怎生出得既道  
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渴飲而飢  
食戴天而履地又問華嚴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一事  
理無碍觀第三專事無碍觀譬如鏡燈之類何吞萬  
象無有窮盡此理如何曰只是釋氏要周遊一言以  
蔽之曰萬理歸于一理也凡此足以見似是而非與  
夫大亂真者矣因并附焉通直宋氏公遷曰禹周公  
孔子以

事功言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平聲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真氏曰三聖  
事雖不同而其救

○蒙引云此東徵蓋在所  
夜五十國之內也言東徵  
則近者可知也  
○唐荆川曰當知春秋一  
部書無一句不為前臣賊  
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  
六條也  
○傳曰說死者於前所以  
惧生者於後也

天下之患立生一  
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說見形向反下  
解見音同 上篇承當也  
雙峰饒氏曰孟子所以  
孔戎狄荆舒者以楊墨

乃夷狄  
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詖淫解見前篇辯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蒙引云正人心息邪說  
雖詖行放淫辭四句亦有  
意蓋人心不正所以邪說  
得間而入邪說既入行亦  
隨而詖矣詖行既行於是  
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  
感一篇說諸文字  
○韓鼎黎答張籍書曰前

善謂吾與入論不能下氣  
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  
疑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  
非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  
乃夫子孟軻揚雄之道傳  
若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  
豈敢避是名哉。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  
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宋子曰：當時  
如縱橫刑名  
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麤底。若楊墨則  
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然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  
恁地說。所謂揚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  
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集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  
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諛，而必以正人心  
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  
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  
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

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  
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  
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諛  
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諛之不  
可也。蓋此所以息邪距諛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  
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  
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  
所好哉。亦良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  
惟鈇。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  
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慶源輔氏曰：重言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  
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諛行如何分。雙  
峰饒氏曰：說既邪僻，其行必偏。諛其辭愈見淫蕩，諛  
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峰胡氏曰：  
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篡弒之禍，由人事。邪說

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篡弒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在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通考雙峰饒氏曰前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為綱領。下面又言治了又亂亂了又治再三如此反覆說了則又到此以三段總結前面以予不得已一句起頭後以予不得已一句結合既而又繳上不得已去。○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孟子以關異端任。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

○存疑云能言距楊墨者能立言距楊墨也

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

意有未盡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

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不必止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

則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關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胥於禽獸也

○蒙引云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此聖人或專指孔子春秋之法謂孟

子特祖其法耳。又或兼指孟子闢邪說之法。故下句以攻討並言也。恐前說為

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

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宋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昧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

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詐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纒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加入逐賊有

久見之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想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

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

陳氏曰如解攻乎與端為攻擊閑先聖之道為閑習皆是必必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

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

是以常人之心得度待洛聖賢之心也程子曰大抵

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惟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

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于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未遂至如楊墨亦未至

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于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

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太力量恰似天地有缺處得

聖賢出來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聖賢是甚麼力量直有闢闢乾坤之功

○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

孟子九卷 卷之六  
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爲後法，猶未至于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學，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隆，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况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辨。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爲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蘊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辨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爲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爲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救衰失，所以孟子

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盡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

無聞，自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蠶音齊，匍匐音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

○匡章事在呂氏春秋戰國策。

○高士傳陳仲子，字子終，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爲齊相。仲子以爲不義，乃將妻，子適，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云。

○陳全之蓬窓日錄曰：齊地有蠶類，蚘蚘大者，人謂之曰巨擘，善墜地以行，呼

之聲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也。蓋前掌謂蚓而後克其操，註以為大指非也。愚謂仲子蚓而後可者，也。人而不可之甚者也。集註可字解奈何。

孟子大全 卷之六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擊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去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傷廉者必多有之。此匡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蒙引云：此假承上必規而後可說，明其既能如蚓之應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宿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乎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滴水也。抑發，音辟，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辟。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纊，說文布縷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益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

○講述曰：是何傷哉，言居食之出於伯夷與不亦何傷哉。一說謂傷於廉亦通。

○梁虛齋曰：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故斥其悖謬，而不成



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辨  
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避  
見辭母至三日不食以求  
延喘息於井上之殘菜哉  
正所謂廢太倫而全小節  
者也。在三七之世當屏諸  
國之益矣。

○孟子曰曰已煩感已字  
當讀作以。

○蒙引一說曰是觀觀之  
肉也是其兄訛之之言。  
誰是仲子因其兄之來而  
覺其為前日之饋者看來  
前說為長若是他自說又  
何用觀觀字。

○顧未人曰以母則不食  
四句是拈括上文而斷之  
見其不能充也類即母之  
食兄之室之類言母食不食則凡如母食之類者無所食而后為充兄室不居則凡如兄室之類者無所居而后為充乃又令其之食居於陵之居是居食之類未能充即不居不食之操未能充故知其不能  
已明也故曰仲子惡能廉

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駢者已煩願曰  
惡用是觀觀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駢也與之食之其  
兄自外至曰是觀觀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音閣辟音避  
煩與煩同願與

感同子六反惡乎聲。○鴉家雁  
鰓魚乙反哇音蛙。○觀又悅慶切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於於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觀觀駢聲也煩願而以其

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

○顧未人曰以母則不食  
四句是拈括上文而斷之  
見其不能充也類即母之  
食兄之室之類言母食不食則凡如母食之類者無所食而后為充兄室不居則凡如兄室之類者無所居而后為充乃又令其之食居於陵之居是居食之類未能充即不居不食之操未能充故知其不能  
已明也故曰仲子惡能廉

○存疑云仲子聞蒙仲子皆見則聖人之心處與距楊墨則計行同意

居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  
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乎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

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

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

歸義事長程日無人為  
天三句出禮記祭義文無  
草也言靈於萬物莫大於  
人也東隱陳氏曰無人為  
天言無如人為天也

所養惟人為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

之所以為天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

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

哉深子且溫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廉猶

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

倫天地之大義一旦去之則禽獸夷狄雖復謹小廉

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余隱

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獲之選仲子之母非不慈

孰使之離恩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

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問溫公謂以其兄不

以道事君而得祿亦以道取於人而成宰故以為不

義仲子誠非中行亦得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

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

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

是遂滅天性之恩哉節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

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赦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

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

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

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

兄之居愈于於陵乎惟其私見所蔽亂其倫類至此

極也眾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

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

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

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之蓋有以也○

慶源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

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辨之哉。又曰：仲子之所爭，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于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五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峰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不啻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棄，所獨始諸侯之取，不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匡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匡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矜匡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註三廉字，當難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識廉士哉。此廉字，陳仲子不中禮之廉。

也。仲子惡能廉及注，仲子未得為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為廉。卑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為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六終

